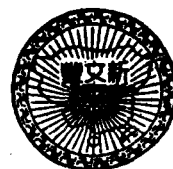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五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史考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一)(卷廿

一至一百)

清 王鳴盛撰

史學 一

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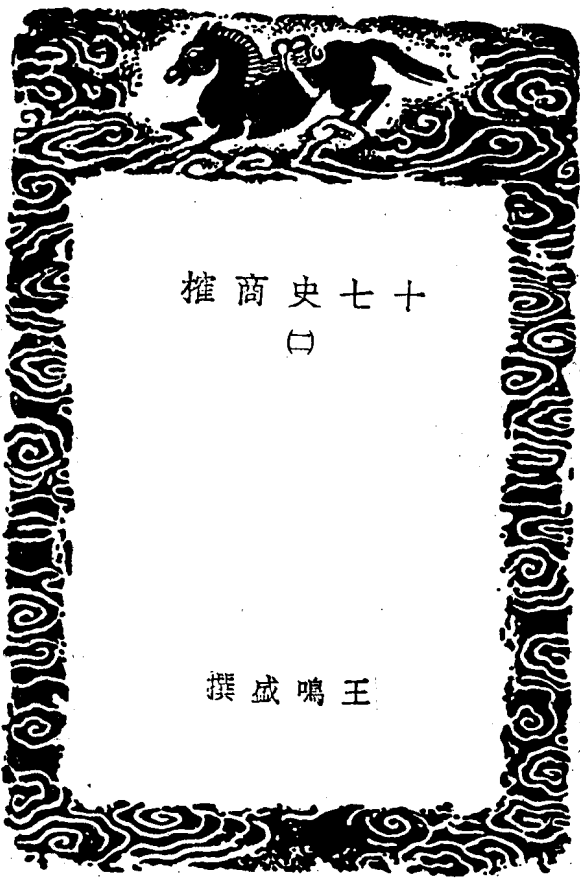
清 錢大昕撰

史學 二四七

二十二史劄記三十八卷附補遺

清 趙翼撰

史學 六五一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一

漢書十五

地理雜辨證四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此注疏漏殊甚。武帝征和二年句。國字句。復故也者。所復爲何故邪。乍觀之幾令人茫然不解。所謂李唐書曰。改廣平爲故秦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爲平于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王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此注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載。平于之廢置沿革。見於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又得之於水經注。卷十濁漳水篇也。武紀云。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則汲古閣脫去于字。監版平下原有于字。水經注云。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又誤以平于爲廣平。以王爲侯矣。酈吏傳。王溫舒曾爲廣平都尉。惟郡得有都尉。國則無之。此事在元朔。元狩之間。其時猶未建平于國。故有都尉也。李說確甚。志據元始。在哀帝之後。故爲廣平國。而亦自有鉅鹿郡。然則

當景帝。宣帝時。亦必鉅鹿。廣平兩郡並置。武帝征和中。亦必平于國與鉅鹿並置可知。蓋景帝實以一郡分爲二郡者耳。王子侯表。宣帝所封平于頃王子。凡有九人。內有成鄉侯侯慶。國除。入廣平。今地志廣平國屬縣有城鄉。即成鄉也。而表所載平于頃王子。又有曲梁安侯敬。平利節侯世。平鄉孝侯王。國除。皆入魏郡。廣鄉孝侯明。國除。入鉅鹿。今志曲梁。平利。平鄉。廣鄉四縣皆屬廣平。則是於宣帝之後。又割來魏。而史失書。又地志於曲梁注侯國。彼三縣不注侯國。當是志據元始。其時三侯已廢故也。表又有陽城侯侯田。國除。不書入何郡。志廣平屬有陽臺。注云。侯國。疑是陽城之誤。表又有平鄉侯侯梁。國除。入平原。今平原。廣平皆無此縣。成陵侯侯充。祚陽侯仁。國除。皆入廣平。今廣平無此二縣。他郡亦不見。疑皆省併也。信都國。莽曰新博。案。莽改信都國爲新博郡。見後書李忠傳注。此但云莽曰新博。但見改名。不見改國爲郡。非也。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後大昭曰。樂安當作樂成。明帝紀。永平十五年。改信都爲樂成國。昌成。續志作昌城。詳後案。

河間武陽縣志作武遂。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一層不敘。非也。而屬縣第一縣爲薊。則二志同。前志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略同。說文卷六下邑部云。薊。周封黃帝之後於薊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薊縣。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陸德明釋文云。薊。卽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若姬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故成王崩後。召公尙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爲是不待言。但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薊。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卷一下。卽部。注云。美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薊縣。而既云黃帝之後所封。似薊卽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不可解二也。存攷。

膠東國。下密有三台山祠。卽祀志作戶。

東平國。景帝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案。濟東國除爲大河郡。見文三王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鄉郡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表。不言國除爲大河者。略之。平縣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

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班志東平無新桃。

元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元父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詳見宇本傳。紀但書削不書復。脫漏也。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屬豫州。其屬縣有薛縣。攷史記魯世家。魯爲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爲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禮記投壺篇有魯鼓。薛鼓。則知當時魯薛並稱。故改魯國爲薛郡也。如此

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紀云：既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其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爲魯也。羽始爲魯公，及其後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城，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故以魯公禮葬之，或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既復爲魯，何以地志直至高后時方復爲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假爲魯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古名今號，難舉互陳。蓋一時隨便而言，皆非定制。或魯或薛，殆錯言之。直至張假就封，方定改薛郡爲魯國耳。又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其下文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尙仍秦制。此地大約仍爲薛郡之屬縣，未必遽復魯國之稱。但薛郡實是魯故國，且春秋時薛皆與滕俱朝魯，可見其服屬於魯。魯既亡，薛遂通稱，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公之封。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云云。詳後案。又云：青州川見職方。

騶故邦國。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騶，魯縣。古邦國。从邑，鄒聲。史記：孟子，鄒人。又有鄒忌、騶衍、騶奭，古字通。

泗水國。注：泗水出入淮南，南監作南入淮是。

廣陵國。黃帝六年，尉荊州。十一年，更屬吳云云。荊州當作荊國。十一年當作十二年。南監亦誤。

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詳後案。

長沙國。收歸。注：孟康曰：音鈴。南監收作攸。注：音收二字於其下。此誤直作攸。又誤連。然南監本於攸下直注音收，亦屬無理。何氏所見北宋本，音收二字在音鈴下。據此可見皆孟注。但其初必是音收之上別有孟康曰三字，而在攸字下方是傳寫脫去三字，而又誤移於下耳。北宋本亦誤。

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詳後案。又云：荊州山見職方也。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續志云：元始二年，縣邑千四百四十七。道三十二。後漢仲長統傳注作三十四。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後書注作九千二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後書注無三千二字。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口五十九萬五千九百七十八。續志注云：元始二年，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掣不可掣。此誤衍不可掣三字。南監無是。

至於王叔。南監作叔王是。

雖邑與宗周通封。師古注：三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南監作二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是。

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地下誤空一格。南監陳字誤提行起，皆非是。

高士官。南監作什官是。

燕地尾箕云云。誤連上。南監提行是。

北新城當作成。南監亦誤。

東平。須昌。壽良。南監作壽張。此與前東郡下良字不當互異。作良是。

秦地圖

代郡尉。班氏注：秦地圖書。班氏攷秦地圖。各郡國下皆無。獨見於此。彼傳自述其先班壹當秦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以財雄邊，樓煩、雁門、屬縣，而代郡與雁門相連，疑縣名因此而起。故特著之。

總論有誤

班氏於志末總論三代、戰國、秦、漢以來列國之星土疆域，建置沿革，分封世系，形勢風俗，甚備。然曰：魏地南有汝南之召陵、潁川、新汲、西華、長平、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燕地南得潁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攷新汲志屬潁川，非汝南。酸棗志屬陳留，非河南。北新成志屬中山，非潁郡。此則皆班氏偶然誤記，而遂成行文之謬者。

溝洫志注誤

溝洫志前半篇全取河渠書，而彼注卻往往取之此志。注：裴駰輩本不通經，隨手牽引。凡涉禹貢者多誤。如道河至大邳，此志注：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張晏以爲成皋，皆是也。而臣瓚以爲在黎陽，張守節取之，非也。瓚二渠以引河，孟康云：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深川云云。司馬貞采之，殊不明析。下文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即此二渠是也。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臣瓚以爲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入勃海，此說非是。裴駰取之，亦非。三條並詳後案。

屯氏河

溝洫志所以特改河渠之名者，以其雜敘水事，不專於河也。前半篇全取河渠書，其下自讓者頗錯亂。未加裁斷。至云：自築宜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據此則屯氏河起於武帝晚年，而鄭康成禹貢注則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二者大不同。疑鄭是也。說詳後案。

嚴熊

嚴熊。史記作莊熊熊。嚴字避明帝諱，去熊字，恐班氏之誤。

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此說出閣若璩最爲精確故予從之友人江聲駁之謂武成是建武乃亡則前漢未亡班作前漢志不應因後日之亡而豫虛前漢時之篇數竊謂班志所以少其一者非爲武成亡之故蓋爲不分康王之誥而然愚攻漢志所載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古文也康王之誥王若曰下疏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今文也班氏豈以今文篇數爲古文篇數哉必無此事鄭分伏生王若曰爲康王之誥即依壁中古文分之鄭本即孔安國本豈有班載孔氏古文反合之理大字云四十六卷則元數已見小字注云五十七篇則據建武以後實數言之兩不悖也江說恐誤仍以閣說爲是凡學之醫陋者不但不可采亦不必辨何也不足辨故不屑辨也江之學甚精予多從之而間或辨之者足辨也重其學也江著述未流布予爲辨之使後人觀之則經益明故不可不存其辨餘已詳予所著尙書後案及後辨

史籍十五篇

藝文志於小學前列史籍十五篇班氏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總說之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黃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此段之文許氏說文自序往往用之而諷書彼作諷籍書是當從之乃得爲史彼作乃得爲史賈子新書云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亦以作吏爲是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
漢書十六

尙書古文篇數

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康成鼓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此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也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班氏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此則指伏生今文也不與古文相混故別載之孔穎達尙書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致二十九篇者堯典一連橫散二連帝曰來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穎達又謂鄭注三十四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蓋兼序言之陸德明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篇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言之也鄭云又亡其一篇者所亡之篇則爲武成疏

籍書九千字以上即史籍所著大篆十五篇也說文謂之史籍說文卷四上顧部云籍召公名與史籍名今斯作合韻錄籍今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數似與此志所謂籍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許氏以意參酌而定之並非專取史籍者數雖似合實不可牽而爲一況史籍十五篇建武亡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豈能盡選用之餘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

此志下文云史籍籍者周時史官教學備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籍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古文者黃帝史官倉頡所作乃書之本也史籍所作即是周代之通俗文字與古文並行彼時書即自有兩體但志直云與古文異體而說文序云或異下一或字極有斟酌蓋雖變古不全異也此志下文云蒼頡篇多古字李斯等所作尙然況史籍乎孔子憲章文武夢見周公文武周公但知有古文而已孔子書六經用古文不用籍文者不但好古即所以從周

試學儀六體首古文誤

蕭何又以六體試學儀之爲史者誤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而許氏說文自序則謂秦李斯省改史籍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而

蒼頡古文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漢興。尉
律學儔十七已上始試隸。縮書九千。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亡新改
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四佐書。即秦隸書。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若依漢志。則是蕭何所以試學儔者。即
亡新所定六體。西漢與王莽無異制也。且古文是孔子壁中書。亦即蒼頡書。在西漢列於功令。人人傳習
者矣。若依許氏。則六體乃王莽所定。西漢試學儔者。即秦八體。非六體也。二說大相矛盾。以予攷之。許說
是。漢志非也。八體與六體同者。四。小篆。蟲書。摹印。隸書也。置勿論。八體有六體無之。刻符。署書。殳書。其體
茫昧。亦置勿論。若大篆亦八體有六體無。據說文以爲史籀所作。與古文異。秦人廢古文。遂以大篆居首。
蕭何本秦時刀筆吏。自宜沿襲秦故。王莽雖好古。不應廢大篆。其六體中古文。奇字之下。即當繼以大篆。
然後及小篆。乃竟去大篆而不列六體中者。小篆即係省改大篆。舉此該彼。無煩復出。故總名篆書耳。其
實六體中兼包大篆。非真無也。許氏亦舉小篆該大篆耳。惟古文及奇字秦時已絕。直至王莽始復出。西
漢無之。故六體有八體無。漢試學儔用八體。非六體。許說是。漢志非也。

凡論文字。必以許慎爲正。班固在許之前。且曾續楊雄訓纂。亦是小學家。不專是史家。但究係史才長。小
學短。致之不審。不如許氏確也。且偽孔安國尙書序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
得所藏古文。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此所謂科斗文。
即倉頡古文。此序出西晉皇甫謐假託。然謂西漢人無能知古文。則是也。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水經泗水篇鄒道元注引管衡懷傳。懷作書勢。皆謂古
文絕於秦。漢世亦見三國。漢興而人不識古文。故逸在祕府。不立學官。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帝令與五
經博士論。博士不肯置對。深閉固距。以不誦絕之。杜林得漆書古文。語其徒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古
文遺秦而絕。蕭何安能以試學儔著之律令乎。閻氏若輩。謂偽古文尙書最精。因此遂廢偽序。據載文
志。謂西漢時人人習古文。則誤也。

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籍者。在所爲第一封。輅傳道詣京師。又王莽傳。莽奏徵天下通史籍
文字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廷中。孟康注曰。史籍。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
大篆書也。籀所作是大篆。非古文。師古是。孟康非也。莽傳所載與平紀是一事。據此可見王莽方求能通
大篆之人。所定六體。必不反道大篆。蓋總稱篆書。其中即兼大篆也。蕭何草律。既著隸書九千。字得爲
吏。則西漢時傳習甚盛。何煩特求能通者。蓋習者雖多。能通史籍十五篇者則少耳。所謂尙書御史史書
令史者。謂給事尙書御史之令史能爲籀書者耳。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未詳太史書何義也。
元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注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又王莽傳。少許史書。又貢禹傳。武

帝時。盜賊起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俗皆曰。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又西域傳。楚主侍者。獨嫁
能史書。又外戚傳。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後書安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又皇后紀。和熹皇后六歲
能史書。順烈梁皇后少好史書。又章八王清河孝王廙傳。安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書。又齊武王縉
傳。北海靜王與之子敬王。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明八王傳。樂成靖王。善史書。喜正文字。魏業等
傳。頴川胡昭。字孔明。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衡。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晉書隱逸傳。郭荷。字
承休。略陽人。善史書。

三著以下諸家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
文字多取史籍。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
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
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說文序云。楊雄作訓纂篇。凡蒼頡以下十四
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篆書所載。略存之矣。愚攷蒼頡篇不見篇數。此於訓纂下言蒼頡以下十四篇。似
訓纂篇數部分悉從蒼頡篇也。但只五千三百四十字。比史籍反少。未詳其故。史籍不知亡於何時。又并
三著以下諸家。蒼頡亡之。急就雖存。非其要者。而說文遂爲小學之冠矣。要之說文從史籍溯原而上。兼取
古文。又復下參秦篆。會通古今。既精且博。所收之字。比楊雄又甚多。固已美備。況又當諸家盡亡之後。欲
求識字。舍此奚適邪。唐。宋。元。明。知尊信說文者。絕少其人。甚至如鄭樵。說文止得象形。諧聲二書。六書
失其四。何其妄也。予謂欲讀書。必先求識字。欲識字。必先通說文。後生淺涉。未得其門。須先將漢志此一
段與說文序及慎子冲上書。參互細繹。以攷字書之來歷。然後將五百四十部。詳加研究。則文字明矣。若
從玉篇。廣韻。集韻。類篇問津。豈不茫無畔岸哉。

予別有蛾術編。分十門。第一門說錄全以說文志爲根本。就中尙書古文。是予專門之業。而小學則尤其
切要者。今先摘論之。餘在蛾術。此不具。

漢載文志攷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十卷。所采摭亦甚博雅。但此志以經爲要。攷得漢人傳經原流。說經家法。明析且
分別。其是非美惡。俾後學識取途徑。方盡其能事。此則未能也。於易亦知推尊象數。然未能標舉孟喜。京
房爲宗。又未能將後漢之鄭康成。荀爽。吳之虞翻三家。與孟。京異流同原。處發揮之。於書則全不知漢人
真古文。反信孔穎達。陸德明妄說。以爲張竊偽作。至於宋文公以書序爲非孔子作。胡五峯以康誥爲武
王命康叔。此等亦竟信而收載之。於詩不專尊毛氏。反舉魯於魯齊。韓亦不得其要領。至采及所謂李氏

說。鄭箋雖其失愈多。鄭長禮學。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如此妄取之。奚其於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則博雅乃皮毛耳。歟。縣金修撰榜語予曰。不通漢載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載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修撰經術甚深。故能爲此言。予深嘆服。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繡興。經案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於時風衆勢。一齊衆味。遂致茫無定見。要意求切實。於宋季朋輩中。究爲碩果僅存。若某鉅公者。於禮古經下所云記一百三十一篇等。本禮記也。而以爲儀禮。於后書曲禮。載禮記。禮記及曹褒父子之學。皆儀禮也。而反以爲禮記。於左氏春秋經則載之。於公羊。穀梁。不知其別自有尊。遂刪去之。何異瞠目而道白黑者乎。此其病痛正坐不善讀載文志耳。又不如應麟遠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三

漢書十七

名字郡縣義例不定

後書班彪傳。彪繼史記作後傳數十篇。略論曰。司馬遷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其舉其字。師古注云。史記衛齊人。乃攷之漢書。則又有不然者。如杜周、南陽杜衍人。嚴助、會稽吳人。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此郡與縣俱具者。如李廣、隴西成紀人。地理志成紀屬天水郡。不屬隴西。此郡縣皆具而郡誤書者。後漢書時制。如蘇建、杜陵人。兒寬、千乘人。賈誼、雒陽人。此但言縣無郡者。如張敖、漢中人。中成國入卜式。河南人。直不疑。南陽人。終軍、濟南人。此但有郡無縣者。如路溫舒、鉅鹿東里人。衛宏、代大陵人。此但言縣無郡而又著其鄉者。如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此以後縣書前而人者。師古曰。高祖功臣。漢有厭次。後漢書厭次之名。其來久矣。是也。此必平原一鄉。卒之也。後漢書。如李廣利、全無郡縣。如石奮則云。其先趙人。如衛青則云。其公卿。河東平陽人。此又其變者。至司馬遷則用其自敘云。遷生龍門。義例皆未定。竊謂宜畫一書。

其縣人。縣有同名者則冠郡。史記因英布會犯罪而殺。遂釋布。漢書因田千秋乘小車號車丞相。遂稱之爲車千秋。漢人之隨意立文如此。若唐、宋以後。則必無此矣。或有字或無字。參差不一。董仲舒一代大儒。公孫弘、兒寬皆以文學致卿相。而無字。殊不可解。若楊王孫者。既爲傳矣。乃不但無字。無郡邑鄉里。且爲約略之詞曰。武帝時人。漢人記事疏略。不似唐、宋以下之詳。然據常璩華陽國志第十卷載王孫事。以王孫爲城固人。或郡縣皆具。或不具。本無義例。并非失其傳而不書。如傅介子。北地義渠人。已見趙充國傳贊。而本傳但云北地人。

項它

項籍傳。韓信破齊。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師古曰。高紀云項聲。此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攷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監版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致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者。以傳中可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故其敘事皆據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荀悅漢紀亦皆但有龍且。而史記高紀則又以是役爲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敘此事云。從韓信擊龍且。廣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若然。則是役楚所遣將凡有三人矣。今姑勿論。惟項聲、項它二人。皆是楚將。其戰事散見於諸紀傳中者甚多。觀高紀楚使項聲。龍且攻壁布。曹參傳有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它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然則二人皆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其實灌嬰傳降彭越城府杜國項它。其事在破斬龍且之後。相距甚遠。項它如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死。周蘭被獲。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安然在楚。直至彭城方始被虜。故知救齊乃項聲。非它也。

二府三府四府五府

劉向傳。二府奏倭。不當在位。如道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耳。後書何敞傳。竇憲刺殺都鄉侯暢。敞說太尉宋由曰。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亦稱兩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道曰。兩府丞相御史也。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車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張敞請入殿。賊賊望之以爲不可。天子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敞辭。宣放績功。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兩府是也。亦稱兩府。杜周傳。周爲廷尉。詔獄益多。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郡吏太守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是也。淮南王安傳。安欲反。先作丞相。御史大夫。印。伍被傳。被爲淮南王畫反計。詐爲丞相御史書。謂徒蒙榮陳湯傳。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

延壽論邦支王首勿縣于定國傳宣帝即位數引見丞相御史丙吉傳勝入邊詔召丞相御史車千秋傳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賈捐之傳上以問丞相御史東方朔傳丞相御史知指此類甚多皆以丞相御史並言不可枚舉張光傳昌邑王王莽臣連名奏太后首丞相楊敞次大司馬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世遼將軍范朋友前將軍韓增後將軍趙充國以下即次以御史大夫蔡璲蓋大司馬有時冠三公之首而將軍亦介其間要之二府爲政本丞相固助理萬幾而御史大夫即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嘉薦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又雲爲槐里令丞相韋玄成奏其亡狀雲自訟而御史中丞陳咸與相善爲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與相埒也

後書則多稱三府丞宮傳三府更辟皆不應注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郎頭傳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注三公也賈琮傳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太守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先下三公光武明察不復委任三府陳元傳大司農江馮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奏明傳章帝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又通鑑後漢顯宗永平十四年御史奏明理楚王英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胡三省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亦是也亦稱三司後書胡廣傳廣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所辟命皆名士與故吏陳蕃李膺並爲三司鄭康成傳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此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蓋古以司徒司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即司徒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亦稱四府後書趙典傳建和初四府表薦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賈帝紀四府掾屬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和黨郭皇后紀選四府掾史詔東觀漢記應奉傳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是也亦有以三公并太傅稱之者後書虞翊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是也或稱五府者後書樊宏傳宏族曾孫準求初之初上疏曰五府謂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是也

晉書職官志云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昭帝延平元年郭舉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愚謂儀同三司者蓋言其儀同於三司耳唐書百官志凡鞠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此三司則與上兩條三司大不同

尙右

尙右尙左之說紛紛不一王陵傳云陳平以位讓周勃乃以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徒爲左丞相位第二此漢人尙右之明文故高紀云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以右爲尊故云諸侯主表云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制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文紀云右實左戚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周昌傳高帝使昌爲趙相曰吾極知其左邊灌夫傳貴戚在己右必說之在己左益禮敬合而觀之

漢人尙右則誠然矣若謂本當如此自古皆然則師古之妄也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天貴乎日月五星貴乎天道尊左地道尊右見內則通志男子由右天貴乎地貴乎左陽右陰左生長之方右肅殺之地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陽貴乎陰貴乎內則子生髮爲髻男左女右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男貴乎女貴乎其尙左顯然所以有尙右者其說有二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據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故拱而尙右并誨弟子以當尙左又兵車則尙右乘車仍尙左漢初人習於兵革故相沿尙右其說確矣又一說則仁傑不知也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偏在其西南堂以南面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偏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閒南嚮之坐也以尙書顧命篇爾雅釋宮篇禮記明堂位篇毛詩斯干篇及儀禮各篇經注疏參之人君在堂上南面臨羣臣自然東爲尊西爲卑及入戶至室中在東者近戶出入處其勢又以坐西而東向者爲尊矣而分侍兩旁者則北爲上南爲下也漢近古宮室之制未大變故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賓之如瀆曰勃自東鄉不以賓主之禮也田蚡傳蚡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私禮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公卿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自尊抗無所謂此皆在室中也若史記項羽紀沛公見項王鴻門項王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坐其坐次尊卑歷歷而待則立而不坐爲最卑矣此雖在軍中要之亦微室中之制凡此諸文皆尙右於禮未嘗不合乃并堂上亦尙右則泥古而誤者師古顧謂古制朝廷一概尙右豈不謬哉

古者堂上有東西序而南一面則空無門戶惟室乃有之而室與堂相連比漢猶如此唐宋以來則堂有廂而無序者多其南一面皆爲門不空而室之戶牖則隨便安設不拘何面且亦堂自爲堂室自爲室不相連比矣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成曰夫子之疾處兩楹之下皇侃疏云病本當在北壁下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兩楹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視之也龔勝傳王莽遣使奉璽書迎勝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此事正與鄉黨同蓋勝雖不欲出迎猶以臣道自處莽使者直以君道臨之觀此則漢宮室與春秋同惟其如此所以有尙右一說而概主尙左則沿襲之謬至於外戚孝哀傳皇后傳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顯氏曰終沒配食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新五代史附錄契丹大會聚祝國事皆以東向爲尊此固不可謂之合於古

屠渾都

周勃傳勃擊盧綰得綰大將抵丞相假守陞太尉尉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案史記

案曰：地名也。唐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師古之妄謬如此。

鄭食其傳：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案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案項王前此已封豹爲西魏王，西北通稱。

笑語

陸賈傳：尉佗箕踞。師古曰：伸其兩腳而坐。其形如箕。蓋古人無交椅，席地坐，皆危坐，以伸其腳爲不敬。今人雖不席地，而北方多用牀上坐，謂之盤膝坐。此尙合古禮。不伸腳，若兩人皆坐交椅，背及兩手皆有倚，無不伸腳者矣。傳見暴勝之，登堂坐定，不疑據地云云。古人所坐席，皆布於地，故不疑據地致敬。知漢無椅式也。

椅本木名。見說文卷六上木部。注云：梓也。毛詩小雅溝澮篇：其桐其椅。釋文：椅，於宜反。是也。新五代史晉臣景延廣傳：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以椅字爲人所坐，呼若倚音。始見於此。宋王銍默記云：南唐李後主被虜後，徐鉉往見，老卒取椅子相對。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鉉辭質主禮，引椅偏乃坐。又無名氏宣政雜錄云：宣和初，京師伎者以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又周鼎清波雜志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呂榮義爲上庫，錄投進倡和詩，有影畫椅姿語。又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殿廡幕次，三省官爲一幕，編密院爲一幕，兩省官爲一幕，尙書省官爲一幕，御史臺爲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又張翥義貴耳錄云：今交椅，古胡牀也。自來只有椅樣樣，秦太師始製荷葉託首曰：太師樣。據此諸文，知椅起唐末而盛於宋，假借木名之字用之。

椅非胡牀，張翥義誤也。古人坐雖在地，幾固有牀。見小雅斯干篇。其後則坐亦用牀矣。三國魏志蘇則傳：則從文帝獵，極極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云云。何氏焯云：據宋本，牀上有胡字。胡牀三國已有，何說如此。其實已起漢末。後書向栩傳云：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此皆危坐不伸腳，正如今所謂盤膝坐。若椅則小於牀，不可盤膝，無不伸腳者，知椅非胡牀也。

漢書傳：蒼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祿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黃龍傳，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龍欲改定制，以漢爲土德，其符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關外，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尅，即欲承秦，何爲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臣黃龍亦非，故贊曰：術疏。說詳前。漢書爲六經第一等。

漢初人才已盛

曹參攻城野戰，身被七十創，疑其專以權略陷陣爲能，及其以清淨爲治，遂致養一之歌。申屠嘉材官驍驍，能折解郡通，得大臣體。漢初大亂初平，人心甫定，文學未興，風氣猶樸，而人才已盛如此，傳世之遠，所自來矣。

北魏

叔孫通聖人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亡去事項梁。梁敗。從懷王。王徙長沙。留項羽。羽亡。降漢。而諷親貴。鞏固所讓曲學。阿世。通之謂矣。及諸生爲郎。賜之五百金。諸生遂稱爲聖人。歐陽子五代史述通事。乃云當時謂之聖人。正此意。

輿地圖

淮南王安傳。日夜與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蓋載之意。後書明八王傳。陳敬王漢傳。亦云。案輿地圖。今諸國戶口皆等。愚謂孟子晉之乘。趙岐注。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朱子策探或說云。取裁當時行事而名。或說頗通。正與蘇林合。孟子本列諸子。不必拘家法。趙岐漢之俗儒。不盡可從也。宋地記家歐陽志。祝穆王象之等所作。皆以方輿輿地爲名。出於此。

爽

賈誼傳。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沈彤曰。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之義。如滄曰。武也。與上文不貫。

他所

諸侯之地。其制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信之。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信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而監同。沈彤云。也當作他。連下所字句絕。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即其所存地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者。故爲之徙其侯國。并封其子孫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還之也。注誤。

植遺腹

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一堂二內

畫錯傳論募民徙塞下。云。古之徙民。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案。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尙未能詳析。而大約總以鄭說爲可據。今此論徙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有大夫士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張晏混言二房。非也。此事詳尙書顧命後案。予又別有論著。

舉賢良

詔舉賢良文學士。錯錯在選中。此事有三輪。錯爲隴西太守公孫昆邪所舉。昆邪事見其孫父傳又作厚錯非隴西人。又未嘗爲隴西官屬。而隴西太守舉之一也。詔列侯九卿郡守舉人。而錯爲平陽侯等及廷尉。宜昌太守昆邪所舉。則是一人之身。必備有三項舉主。方許其對策。二也。錯時已爲太子家令。秩八百石。又應試。唐宋亦倣此。非如明制一賜及第出身。終身無再對策事。三也。

古音

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緩。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幣。非謗不治。錯錯者除。通關去塞。不毀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案。此一段皆用古音。除苛以下八字當在萬民之下。如此則語皆合。

畫錯所緣坐

丞相青翟等劾奏。畫錯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錯之罪即如其劾奏之說。迺非謀反大逆可比。何至是。且上文方謂罪人亡幣。此遽斬同產。蓋車裂腰斬。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漢初沿襲行之。韓信彭越。英布皆受此。至文紀元年冬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故帝於畫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假。公孫賀。李陵。李廣利。公孫敖。任安。田仁。劉屈氂。猶皆腰斬夷族。則文紀云。徙畫錯語耳。

王恬成

張釋之傳。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成見釋之持平。結爲親友。南監同。沈彤曰。王恬下咸字誤。據功臣表有山都貞侯王恬啓。史記作開。開即啓也。咸當作啓。連上句絕。

淮陽郡

汲黯傳。拜爲淮陽太守。黯自言棄逐居郡云云。其下文又云。居郡政清。又言。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但云。高帝十一年置。屬兗州。絕不見其曾爲郡。愚以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等傳考之。高帝之子友。以高帝十一年始立爲淮陽王。至惠帝元年。徙王趙。是爲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爲郡矣。惠帝薨。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強爲淮陽王。強死。又以武代文帝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文帝之子武以文帝三年又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魯。是爲魯孝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景帝之子餘以景帝二年又立爲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爲魯共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宣帝之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又立爲淮陽王。是爲憲王。自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十七年。至王莽乃絕。此郡始爲國。改爲郡。後復爲國。如此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爲國。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則俱略去也。汲黯爲淮陽

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菴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爲郡之時又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之見本傳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爲之見酷吏傳此則皆在武帝時又韓延壽亦嘗爲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年爲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爲郡者約九十年故爲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弘傳兄昌爲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讀書貴貫串今人憤詆善忘顧此失彼又性懶長考核宜乎史學之無人也

尹齊爲淮陽郡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爲郡之時若國則不當有郡尉

富庶韻

鄭當時傳翟公署門一死一生適知交情一貧一富適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富與態爲韻者蓋古音未變富本讀若廢也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五

漢書十九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以伐匈奴相難。凡七往復。反覆千餘言。浮文弄要。乃後世好事者借此以騰觀摹。同效戰國策趙武靈王騎射習戰一篇。史記本無。班氏綴入。支贅可厭。殊不解其何取。

禮記

戴文志無禮記之名。然說文自序說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壁中書。卽有禮記。河間獻王傳。彼王所得書中有禮。又有禮記。是前漢本有此稱。非始於鄭氏作注之時所題。但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篇數多寡。則從大、小戴所刪。未必同。

從讀縱

李廣傳。數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縱。非直言將數十騎自隨也。案史記。將騎數十縱從字。應如張解。禮記曲禮篇。欲不可從。陸氏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是也。

彌節

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貌兼彌與彌同九歌湘君章云夕彌節兮北渚王逸云彌安也司馬相如傳楚王乃彌節徘徊郭璞曰彌猶低也節所仗節信也

衛青報公孫敖

衛青傳言其徵時大長公主執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往爲之得不死後爲大將軍出塞李廣本以前將軍從宜在前當單于背乃從之出東道使其回遠失道者非但以其數奇恐無功實以公孫敖新失侯欲令俱當單于有功得侯以報其德故徙廣乃私也

終陽

蓋仲舒傳陽布施於上主歲功陰入伏於下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功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沈彤曰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易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卽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佐名當作佐形似而譌也案沈說近是但說文無佐字又手也六手也右手口相助也左手相左助也周易泰卦以左右民鄭注尙書皋陶謨左右有民馬注皆以左右爲助俗乃別作佐佑此文上下二佐字皆當作左作佑者後人改非班氏本文未通小學不可說五經史漢

選郎

仲舒對策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詳觀此節中郎句絕郎吏句絕其上文專言郡守縣令之重長吏即守令郎吏郎中郎中郎也據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選郎吏多出於吏二千石子弟又以富貴蓋選郎大約出任子第貨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古人之文每如此以橫攬句法兼倒裝句法者也王應麟玉海論此事云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爰盎楊惲霍光是也有以富貴爲郎者張釋之傳如道注引漢儀注謂費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龔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愚謂馮唐傳但言其以孝著非因孝行得爲郎王說獨此條不確其提綱是而所舉之人多漏者予已爲補入其提綱亦漏者漢有以舉孝廉爲郎者如王吉京房各見孟喜見傳是也有以射策甲科爲郎者儒林傳云歲課甲科爲郎中如馬宮翟方進何武各見召信臣見傳是也有以六郡良家子爲郎者如馮奉世是也見本大約漢之郎選盡於此六途應麟所舉任子富貴兩條即是仲舒之所病此外僅添兩條而一條又誤則應麟於攷據之學尙疏至於算貨爲郎始於漢初事見景紀並非入粟拜爵而今人又往往誤解竊謂後世薦舉人有身家殷實一條乃其遺制耳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遺衰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入財補郎此乃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卽位初時尚無此不可牽以當之

薛 果集

公孫弘傳云菑川薛人今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乃屬魯國。彼國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據此。

注。秦時稱此郡爲薛郡者。當以其有薛縣而稱之。至漢因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爲魯國。而薛縣則不知何時會改屬當川。故弘得爲當川薛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爲定。故薛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稱當川薛。予前所論名字郡縣義例不定者。此亦其一也。東海郡在薛者即魯國之薛也。東海下郡今鄆州。

公孫弘年

陳氏鵬年曰。案史記。公孫弘以建元元年辛丑徵爲博士。不合。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辛亥。凡十一年。年七十一矣。是年即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乙卯。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年丁巳十一月。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狩二年庚申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八十。

北發

公孫弘傳。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此注文義極明妥。攷其上下。皆整對句法。則師古注是矣。渠搜有二。一在西戎。爲漢金城。河關之西地名。則禹貢雍州所言者。一在朔方。則此傳所言者是。此傳所言。本出禮三朝記。水經河水注引之。乃即以爲禹貢之渠搜。則非是。古人言西北雖往往通稱。而此既有兩地。則不可合。故武紀云。北發渠搜。氏光徠服。此以西北相對。玩彼應劭。晉灼。臣瓚注自明。而師古於彼注與公孫弘傳注同。其以北發爲地名者皆誤。若史記五帝本紀云。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搜氏光。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索隱以爲北發當作北戶。而下三句則讀充字慎字與字句絕。然則彼下發字似衍。雖南撫交趾與此傳文同。而彼所謂北發渠搜。與此傳亦皆無涉。

五百歲

司馬遷傳。遷爲太史令。當太初元年。天祿始改。曰。自周公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案。自孔子卒至太初元年。實止三百七十七年。乃云五百歲。何也。蓋因孟子歷論道統之傳云。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唐虞至周皆以五百歲爲期。故遷發此論。其言雖夸。而其尊慕孔子。則可以解先黃老後六經之疑矣。

亂倫

平陽公主與衛青合葬。猶之可也。館陶公主至與董偃合葬。則已甚矣。見東方朔傳。昭帝之姊蓋主夫亡後。私近下外人。而詔外人侍主。江都王建女細君嫁烏孫見莫。其孫岑陳欲尙之。主不欲。而武帝詔從其俗。漢之亂倫如此。

楊惲

楊惲傳。惲以給事霍光幕府。爲光所厚愛。致位宰相。而惲之子惲即以告霍氏反封侯。亦可謂傾危之士。

矣。

東閣

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謂雲曰。在田野亡事。可謂我東閣。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案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東向開之。適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然則屬吏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而雲言乃如此。其強項可見。但既若是之負高氣。不待其就而相請。輒先往見之。得無進退無據乎。

戶牖法坐

梅福傳。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展。言負展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案。戶牖之法坐。即尙書顧命篇所謂隔間南嚮是也。詳後案。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

漢書二十

六郡良家子

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師古注未確。

早开

趙充國傳。先零早开。師古曰。早开。羌別種。今羌姓有早开者。早开。唐時既有此姓。則亦當有姓羌者。而書傳不載。今吾輩定獨有此姓。

口錢

貢禹傳。禹上書。以爲古民亡賦。口錢。起武帝府藏耗竭。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適算。案。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若是之重者。

半由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謂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三句盡之。安有口賦？周禮天官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咸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算，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爲口賦，故援以解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於漢耳。

章傳附廟制

章傳，玄成傳末附廟制，凡四五千字，繁重已極。大非傳體。後漢書祭祀志，蔡邕表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禮，班固錄漢書，乃置章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取實傳宗廟事置其中，使祀事以類相從，是古人已有議及者。劉昭又云：國史明乎得失者也，孝武淫祀妄祭，疲耗蒼生，後王深戒，志之所取，於焉斯尤。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昭此論尤佳。

魏相報書

魏相爲河南太守，爲霍光所惡，下之廷尉獄，久繫始赦。後爲御史大夫，遂奏霍氏專權，舉發其軾計后事，雖未免報復私讐，然其言則未可以挾私營之。

青紫

夏侯勝傳，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師古曰：青紫卿大夫之服，蓋參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卿大夫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也。蓋說是，揚雄傳：析圭指節，懷符分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轡。注云：青紫謂綬之色，此注則是，而二注自相歧。

便面

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裏平而下圓，卽古便面也。王莽傳有雲母屏面，南齊書淵以腰扇障目，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骨紙身者，卽此遺製。

孔子十四世孫

孔光傳：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生子思，伋生子上，昂生子家，求生子箕，箕生子高，穿生順，順生襄，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案此言十四世，乃連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凡後人言譜牒者，皆當以此爲例。沈約宋書自序：述其七世祖名延，延子賀，賀子幹，幹子穆，穆夫子林子，林子子瑛，瑛子卽約可證。子顯南齊書以太祖道成爲漢相國，道何二十四世孫，何生延，延生彪，彪生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紹生閔，閔生永，永生苞，苞生周，周生矯，矯生遵，遵生休，休生豹，豹生育，育生敷，敷生偁，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雖附會不足信，而其例生連，連生休，休生豹，豹生育，育生敷，敷生偁，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雖附會不足信，而其例

則同

行內署門戶

孔光傳：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以內字句絕，注云：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蔣氏泉云：進士戶部郎中康州知府，疑當以宿衛供養爲句，行內署門戶爲句，行巡行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如中書以下諸者是也。胡三省通鑑注與予意同，其以行內署門戶爲宿衛事，省服御食物爲供養事，尤分明，可證師古之誤。

每朝

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案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朝，受此禮，它日則常在省中，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南監版同。陳氏鵬年曰：母朝當作每朝，十日句絕，尋顏注自見。王莽哀帝時亦十日一賜餐也。此傳描摹光之醜狀，可云盡致矣。贊中歷舉公孫弘、蔡義、章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皆以儲宗居宰相位，而蒙阿諛之譏，予謂馬宮、平當、晏遂仕莽，光幸前死，否則必爲莽臣。

下朝者

王商傳：太中大夫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云云。師古讀下朝者爲句，引文類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以文說爲是。竊謂下字讀微斷，問字句，而後接匡對曰云云，下朝下之，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孟注是也。時左將軍等皆中朝臣，故目爲朝者。與中朝者義同，與下朝者義同。

呂不韋奉申君

皇太后詔問王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不欲。王鳳諷搆以罪，始懼而納女。張匡以呂不韋、春申君之事陷之，不韋以邯鄲姬獻子楚，在質趙時，直至楚立爲王，始以不韋爲相，而匡竟謂不韋爲丞相，納有身之女於王，春申君獻有身妻所產者幽王，而匡誤言懷王，隨口附會，不顧事實。

萬歲之期

霍方進傳：綏和二年春，李尋奏記，方進實數之，因備述星變，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云云。師古注：以萬歲之期爲指方進之死，言其事在朝夕。顧氏曰：據文，萬歲之期，意謂宮車晏駕，故此下卽責應欲以此災移於宰相也。師古注謬處不可勝摘，先儒已著而未行世者，聊出之。

大語

霍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語云云。何氏焯評云：將此篇所依據羣籍者，以覆校周書元文，則可知漢人釋經之意，何先生固是篤學好古之士，故有如此議論，非流俗所能及，今人所臨何評，迨此一條。

戶殿門

王嘉傳爲郎。坐戶殿門失關免。師古曰。戶止也。左傳曰。屈萬戶之弟諸生鳴謂曰。宣十二年傳。作屈萬戶之注。訓戶爲主。吳下錢氏所藏諸經。九經作戶。疏亦作戶。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並同。宣六年公羊傳。入其門。無入門者。戶之門。爲一也。

南陵

王嘉本平陵人。光祿勳于永除爲掾。療康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案。南陵。薄太后陵耳。漢南陵屬京兆。其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楊郡之春穀縣地也。顏師古至此。南陵版無此注。殆校者因其舛謬。竟刪去之。

蜀無它揚

揚雄傳。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周衰。揚氏遷蜀。岷山之陽。曰郫。揚季官太守。至雄五世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方氏以智曰。揚升。垂謂晉有羊舌氏。叔向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既滅羊舌氏。分其田爲三縣。曰平陽。曰楊氏。則羊也。陽也。揚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爲蜀無它揚。字不從木。班氏據之。然揚修曰。吾家子雲。則知揚楊同出。子雲特好奇耳。竊謂姓亦何奇之有。古今渺莽。姓譜皆附會其說不一。雄自言姓揚甚明。揚修少年聰穎。致究未深。且古人凡事假借。故曰吾家子雲。今乃欲改雄之姓可乎。趙凡夫亦以子雲爲木旁楊。正坐此病。方說甚確。升菴蜀人。欲援子雲爲宗。唐楊珣碑以國忠之父。而亦引子雲之祖。皆非也。劉敞後漢書刊誤於揚震傳亦嘗辨之。然仁傑刊補通鑑。揚震與楊同。是木旁之楊。此改武斷之。

太玄法言字數

揚雄作解嘲。自述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案。今太玄經具存。晉范望叔明所注。共十卷。後附陸績述玄。王涯談玄。宋右迪功郎充南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堯所校勘也。案其正文。大約與五千文之數合。至說十餘萬言。則當爲法言。非指太玄。然今法言亦具存。凡十三篇。分爲十卷。晉李軌。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司馬光注。案其正文。大約不及萬言。而此云十餘萬言。則不可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

漢書二十一

儒林列傳

儒林傳。仲尼既沒。弟子散遊諸侯。子張居陳。子羽居楚。云云。此段皆用史記文。而史記尙有子路居衛一句。裴駰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刪此句。

郡國縣官

案。史記作郡國縣道邑。道乃蠻夷。未必能受業。此官字當爲邑字之誤。

上屬所二千石

案。當作上所屬二千石。

蠶蠶

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此古語。漢書屢見。蠶里爲韻。而或作蠶蠶。如司馬遷傳引此作蠶。字相似而誤也。說文卷二上。蠶。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聲。里之切。疑古假借。作蠶。遂誤爲蠶耳。乃儒林傳有禽滑釐。孟子有慎子名滑釐。則釐字疑亦傳寫之誤。而師古遂云蠶音離。師古不識字如此。

劉鳳傳。字作鳳。明而五行志作劉鳳。後書岑彭傳。彭之玄孫。鳳為魏郡太守。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蓬蒿。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龍。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此休茲。直以龍字讀為鳳。乃知漢人亦已有讀別字者。

商榷

儒林傳。魯商。字子木。受易孔子。師古云。商。姓也。司馬貞云。商。姓。以下文魯橋。庶子庸。江東野。子。司。燕。周。子。家。東。武。孫。虎。子。乘。齊。田。何。子。裝。例。之。司。馬。說。是。子。木。其。字。也。儒。林。傳。中。每。人。書。郡。縣。書。姓。名。書。字。三。項。備。者。多。以。其。有。傳。經。之。功。而。無。事。蹟。無。著。述。故。備。著。之。其。不。備。者。或。失。傳。或。隨。便。立。文。

孟喜京房之學

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獨。獨。傳。喜。諸。儒。以。此。相。之。同。門。梁。丘。賀。就。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師。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衰。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切。以。此。不。見。信。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贛。延。壽。云。喜。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賓。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成。帝。時。劉。向。校。書。京。房。說。以。為。諸。易。家。皆。祖。田。何。丁。將。軍。大。略。略。同。唯。京。氏。為。異。京。氏。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案。此。一。篇。多。誣。喜。之。詞。班。氏。本。史。才。非。經。師。於。諸。經。皆。未。能。精。而。易。尤。甚。劉。向。不。通。經。而。班。氏。又。誤。信。之。故。其。言。如。此。

孔。穎。達。周。易。疏。序。云。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更。相。祖。述。是。異。流。同。原。矣。後。世。宗。儒。既。無。學。識。又。好。奇。取。前。師。以。自。標。舉。遂。致。易。義。墜。落。殆。盡。然。丁。田。雖。無。存。孟。京。猶。可。攷。吾。友。中。通。易。者。凡。三。人。惠。徵。士。棟。樑。員。外。寅。亮。江。上。舍。蕃。也。惠。氏。周。易。述。未。成。而。沒。上。舍。補。之。所。采。雖。博。大。旨。究。以。孟。京。為。宗。能。尊。信。此。書。者。員。外。與。子。外。無。多。人。焉。若。狗。班。說。先。貶。孟。京。易。何。由。明。

師法

孟喜受易於田王孫。田王孫受易於丁將軍。喜之改師法。乃為梁丘賀輩所誣耳。其實不改也。而漢人說經重師法。則於此可見。下文胡毋生之弟子東平鳳公。則表其不失師法。是也。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為大師。故以為始師。又張禹。蕭望之。秦。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漢。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執。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又。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五。行。志。朱。博。為。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後。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又。魯。恭。傳。恭。弟。不。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又。劉。寬。傳。注。引。謝。承。書。曰。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

韓詩。究極師法。又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漢人重師法。如此。又稱家法。謂守其一家之法。即師法也。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遺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光武好經。甚於前漢武帝。明。章。尤。加。隆。焉。故。東。京。經。術。盛。於。西。都。而。其。守。家。法。益。嚴。實。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弟。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又。魯。恭。傳。拜。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又。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云。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又。官。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持。家。法。又。鄭。康。成。傳。論。曰。王。父。豫。章。君。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此。蔚。宗。謂。其。祖。父。豫。章。太。守。留。李。賢。注。云。官。書。教。授。專。崇。鄭。學。蓋。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不。改。師。法。則。能。修。家。法。矣。

鄭學。蓋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不改師法。則能修家法矣。兩漢尊師法。而俗學即出乎其間。劉歆移書。讀太常博士有云。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豈不哀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亦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觀此則知俗學之妄。古今同慨。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師法。夫以意說而廢師法。此夫子之所謂不知而作也。

霍孟白之學

蘇是有霍孟白之學。以上文施。下文樂丘賀二段例之。此當云。蘇是孟有白。霍之學。

食子公

儒林傳。蔡邕以韓詩授食子公。與王吉。吉為中尉。食生為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之學。宋景文公引道該音義云。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

筮路

疏廣以公羊春秋授琅邪筮路。路為御史中丞。師古曰。筮亦管字也。宋引蕭該音義云。卅下完音完。又音官。今漢書本卻作竹下完。風俗通姓字篇有筮。管二姓。云。筮。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筮路為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姓。漢有管輅為西河太守。筮路是卅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筮見說文。卷一下。卅部。筮。管。見卷五上竹部。道說是。

郡都

郡都得姓見後書郡都傳。彼又云。前書音義。郡之目反。目當作日。與史記索隱音合。彼引音義當為

臣瓚注。而師古遺之者。此音是不當刪。大約師古去取多失當。又史記都橋人。而此云河東大陽人。非是。史記正義辨之。

貨殖

馬遷自敘。既下於理。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傳貨殖。班氏譏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已爲不得其情。乃班又仍舊故轍。傳貨殖何也。且彼固諸語發憤之所爲作。班顧易以莊語。取市井賈人。臆列滿紙。范蠡計然。豈與漢無涉。而亦闕入。尤非也。

財成

引易財成輔相。財與成同。而師古以爲資財用以成教。非。

烏氏

烏氏。師古云。烏氏。姓也。烏。名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烏氏。縣名。尉安定。師古非。

嗽

倭幸傳。文帝病嗽。鄧通爲嗽嗽之。師古曰。嗽山角反。嗽自發反。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東。常熟呼角爲嗽。皆古音也。

班正史記誤

匈奴傳上卷之前半截。全用史記元文。後至天漢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單于以十萬騎待余吾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之下。史記尙有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云云。漢書刪去。直接游擊亡所得。因并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蓋史記原訖於天漢。此段係後人附益。錯謬不可讀。貳師降匈奴。是征和三年事。妄入此。大非。張守節已辨之。

趙佗年

南粵王趙佗。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云云。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孟詵云。爾時漢興已七十年。佗百歲矣。按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即以二十餘歲爲龍川令。亦一百十餘歲矣。

閩中郡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東海王搖皆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卽今之泉州。建安是。案地理志所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蓋此郡之置。已在始皇晚年。且雖屬秦。而無諸與搖君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矣。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說已見前。

河源

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去玉門。隔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其下又云。于閼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案此西海卽水經所云雷菽海也。其河原則漢人之說如此。甚分明可據。而唐杜佑劉元鼎元都實皆與之異。未詳。

共婁

大月氏國不屬都護。爲冒頓所破。乃西擊大夏而臣之。共婁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案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遡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竊當爲臆給之義。共與供同。

高附

大月氏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二曰雙靡翎侯。三曰貴霜翎侯。四曰胖頓翎侯。五曰高附翎侯。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案後書。五部翎侯曰休密。雙靡。貴霜。胖頓。都密。其後貴霜翎侯耶就邪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高附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捐毒

李氏光地曰。捐毒卽身毒。又作天竺。又作天竺。皆語有輕重耳。一也。明帝迎佛在班氏前。而班於此略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耳。李說精絕。

帝王皇后成帝之母。顧氏補注云。奈何令長信聞之者。謂何道令太后得聞也。顧說是。

年九歲

平帝即位年九歲。見外戚傳及元后傳。劉原父曰。衍年字。愚案王莽傳亦有此一句。又元后傳子孺子嬰亦曰年二歲。後漢本紀亦云。冲帝年三歲。質帝年九歲。竊恐年若干歲。古人亦自有如此句法。未必果是衍字。

第宮誤

平帝后。莽女也。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散奉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散授皇后璽。宮即上文大司徒馬宮也。而師古以第宮爲句。注云。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師古之妄如此。

五女同節

元始四年。莽女入宮爲后。時平帝年十三。莽女十四。至五年。帝即爲莽毒死。后立僅歲餘。且馮昭儀傳謂平帝生未滿一歲。即有疾病。元后傳亦謂帝年九歲微入。常年被疾。然則帝與莽女不能成好合也。莽即與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令人豫飾往問疾。后大怒。鞭笞侍御。發病不起。莽敗。女自投火中死。曰。何面目見漢家。凡守節十九年。年三十三。莽乃有如此賢女。異哉。後曹娥。其女爲獻程。曹皇后以後書本紀所載觀之。操女亦可謂賢正。與莽女相類。偶見近儒致說書中有一條。以莽操女皆有節操。又字文泰女爲西魏廢后。帝爲恭儉。以脫崩。后亦以忠於魏。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帝崩。堅以大丞相專政。后知堅有異圖。意不平。及禪代。憤惋愈甚。堅內愧之。封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堅乃止。李昇女爲吳讓皇太子妃。及昇篡位。封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咽流涕而辭。五女同節。

新都

王莽傳。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鄉千五百戶。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莽罷就國。南陽太守。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

毛詩周官

莽奏起明堂辟雍。爲學者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人以上。及有逸說。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籍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愚謂莽之奏。劉歆爲之也。歆當哀帝時。已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責讓之。諸儒皆悲恨。奏欲改亂舊章。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至是稱用。乃得行意。鄭康成稱劉歆讀古。故能表章經義。意良厚矣。情乎所事非其人。重爲世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

漢書二十二

古音

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以躊躇與去。傷與悵。信與觀爲韻。蓋古無四聲之分。平仄通爲一音也。而師古曰。躊躇。音丈預反。傷。合韻。音式向反。信。合韻。音新。合韻。吳才老所謂叶韻。此字本無此音。改以叶之也。又趙昭儀居昭陽。舍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師古曰。缸。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缸。江皆從工得聲。何所別異。沈約以江居東冬鍾之後。音猶未變。至唐乃變爲似良反矣。師古全不通古音。不能枚舉。聊一出之。

丞相莽衍

莽成趙皇后。傳成帝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印。鄉晨暴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劉歆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衍丞相大司空五字也。案。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

奈何令長信聞

外戚傳。趙昭儀殺後宮皇子事。有云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顏注但云。謂太后。而語意不詳。案。太后是元